

老人院之谜

[德]

伊雷娜·齐默曼 著
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 著
刘冬瑜 温彪 译

漂

流

瓶

从

书

霹雳小神探



明天出版社

刘海栖 主编



漂流瓶丛书·霹雳小神探

老人院之谜

刘海栖

主编

[德]

伊雷娜·齐默曼
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
刘冬瑜 温彪

著
译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院之谜 / (德) 齐默曼等著; 刘冬瑜, 温彪译.
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1.7

(漂流瓶丛书·霹雳小神探 / 刘海栖主编)

ISBN 7-5332-3509-6

I. 老... II. ①齐... ②刘... ③温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32356号

内容简介

终于又放假了，大卫高兴地等待着海茨的到来。放假前，大卫的生物考试考砸了，不过，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啦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他要调查一桩新的案子。霹雳小神探三人行动小组——当然还是由夏蛙、海茨和大卫组成——将再次携手，去解决老人院频频失盗之谜。

一个自称来自美国的女人，宣称自己是米勒先生的侄女，前来德国认亲。老人院的管理员每天安排老人们集中在楼下会议室开会，而在这个时间里，清洁工和护理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套公寓，他们是不是同谋呢？或者，老人们并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和现金，而只是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……

《老人院之谜》，情节跌荡起伏，扣人心弦，耐人寻味，值得一读。

作者简介

伊雷娜·齐默曼，女，教师、作家，一九五五年生于德国拉汶斯堡，曾在弗莱堡攻读德国文学和政治学。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，教师、作家，一九五一年生于德国瓦布林根。伊雷娜和汉斯一九八一年结婚，现有两个孩子，生活在巴登巴登。

译者简介

刘冬瑜，女，自由职业者，一九六二年生于江西新余，北师大历史系毕业。一九八七年留学德国。温彪，公司职员，一九六一年生于江西新余，清华大学力学系毕业，一九八四年留学德国，获博士学位。刘冬瑜和温彪一九八七年结婚，现有两个孩子，定居德国纽伦堡。



第 一 章

“我说大卫呀！”妈妈的标准训话开场白在我耳边响了起来。

妈妈一边说，一边皱着眉头，从我的运动包里拿出一根已经变得又黑又软的香蕉。我姐姐夏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着。看样子，今天晚上的安排又泡汤了，我想。

妈妈用手指捏着，把香蕉放到餐桌上，然后准备开始一个具有深远教育意义的讲话。就在此时，我们听到了一声炸响。那声音听起来，好像是有人开了一枪。我们一下子全惊呆了。

“我觉得声音是从我们楼上传过来的，从浴室那儿。”妈妈说着，扭头看了看周围，“你们的爸爸呢？这家伙，用得着他的时候，他准不在！”

“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夏蛙小声地问，同时放下了手里正在读的侦探小说，“报告警察吧？哎，你们



说，上面会不会躺着一具尸体呀？”

“我得先找眼镜。我把它搁哪儿了？”妈妈说。

夏蛙不说话，指了指妈妈的头。

“啊，在这儿。谢谢！”妈妈说着，戴上眼镜。她现在一定看得清楚多了。

“我去给警察局打电话，你们俩呆在这儿别动。我一个人到门厅那儿去打电话，我不怕。如果你们听见我喊，就赶快从厨房的窗户那儿逃到邻居家去。我走啦！”

妈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打开门，出去了。

我们站在原地，仔细地听着门厅那边的动静。明奇这会儿正趴在我的德语本子上哼哼着。除了它的哼哼声，我们什么也听不见。

“夏蛙，”我轻轻地对我姐姐说，“你说奇怪不奇怪，这只猫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？”

夏蛙还没来得及搭腔，妈妈已经从门厅那儿回来了。

“警察马上就会来吗？”我赶紧问她，“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？”

妈妈一脸紧张地说：“夏蛙·玛丽亚·玛蒂德，你把电话放哪儿去了？”





夏蛙不满地咧了咧嘴，她最恨别人叫她的全名。但是，她不得不承认，她是最后一个用过无绳电话的人——自然是跟她的偶像拉斯通电话。她不想让别人听见她说什么，所以，打电话的时候，她躲进了浴室，而且还锁上了门。

“什么？你把电话搁上面了？”妈妈不相信地看着她，“还正好就搁在刚才响枪的地方？”

夏蛙自知理亏地点点头。

妈妈皱着眉头，想了想说：“我去看看，你们呆在这儿。”她跑进厨房，从洗碗池里拿了一个大平底锅。上楼之前，她又朝我们笑了笑，好像是说，咱们都别怕！

“我们不能让妈妈一个人去那儿，”我说，“你想想，上面可能窝着一个坏人哪。”我简直不敢想像，妈妈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夏蛙肯定跟我一样担心。

“你拿上一瓶辣椒面！”夏蛙望了一眼佐料架，对我下了命令。她自己则拿了一只冻得邦邦硬的肉鸡当武器，那是妈妈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

我想可惜了，那可是我们明天中午的一道好菜。

“快走啊，你还等什么呀？”夏蛙对我叫着，把我推出了厨房。我们沿着楼梯，轻轻地溜到了浴室门口。妈妈正站在浴室门口，小心地推开浴室的门。





“啊！真是闻所未闻！”妈妈叫着说，“你们快进来看呀，简直是……”

妈妈站在浴室中央。浴室里看不见尸体的影子，也没有手枪或者其它什么武器。这里像平常一样乱七八糟，没有任何异常。

“刚才是怎么回事儿呢？我们明明听见了枪声。”夏蛙奇怪地说。

妈妈指着浴缸，我们发现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绿白色容器。“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我放隐形眼镜的盒子。我新买了一种清洁液，今天刚清洗过眼镜。盒子一定是炸开了。”

夏蛙好奇地看着妈妈说：“这是化学反应。你说，隐形眼镜的镜片在清洁液里面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妈妈打断了：“我的镜片哪去了？镜片不见了，炸飞了！”

损失惨重！没有隐形眼镜，妈妈绝对不会走出房子一步。她肯定要买新镜片。这下又要花钱了，我们家的钱本来就不够花。

“瞧，电话在这儿呢！”夏蛙高兴地叫了一声。我们家新买的无绳电话，被她搁在一堆脏衣服上面。

“我们可以把整个浴室都找一遍，”我建议说，“浴缸里又没有尸体。”我本来是想安慰妈妈，让她别





难过。但是，效果不佳。

“这么乱，怎么找呀？”她垂头丧气地说。

哈，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镜片。刚开始，我以为那不过是洗脸池里的一滴水。我无意识地碰了一下，立刻笑了：“快看，这是什么！”

妈妈见了，还是不太开心：“一个镜片不管用，”她叹着气说，“我还是没法戴。”

“就像人只有一条腿似的，”夏蛙接过去说，“一条腿当然没法走路。”

整个晚上，我们都呆在浴室里。我们找遍了浴室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么一来，我们才发现，我们住的房子可真够老的。这个浴室过去是当厨房用的，而老式房子里的厨房，都特别大。

九点半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夏蛙拿起电话。可是，她没有说话，却呆在那儿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大声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，我们找了两个小时，谁知道它居然呆在电话上！”

两个镜片都找到了，妈妈当然特别高兴。不过，她还是不肯放过夏蛙：“如果你没有把电话放这儿，夏娃·玛丽亚，那就……”

“那你就给警察局打电话了，那我们的脸就丢大了。什么抢劫案，隐形眼镜爆炸案还差不多！这事儿





可千万别讲出去！”夏蛙也不饶人，放炮似地说了一大堆。

“可惜，电话没接着。可能是拉斯的电话。我给他打回去。”她手里拿着电话，躲到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给她的拉斯打电话去了。

“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在听呀？”爸爸大声地问妈妈。

妈妈低着头看报纸，时不时还在报纸上写下几个数字。

“听着呢！啊，对不起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问爸爸。

“我已经说了五分钟了，把报纸的广告栏给我！说不定什么地方要招考古学家呢。”

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是考古专家，但是，他们都没有工作。所以，爸爸已经开了好几年的出租车了。不过，爸爸一直没有放弃干本行的希望。

“真是乐观主义者！”妈妈一边把报纸递给他，一边叹着气说，“谁可以帮我开这个根号呀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高等数学感兴趣了？”爸爸十分意外地说。夏蛙和我立即竖起了耳朵。

“报上说，美国现在有一种最先进的方法，可以





算出人的最佳体重应该是多少。这不，我得先开根号，才能往下算。”

爸爸一听就拉下了脸：“就是说，你又要让我们节食三个星期，直到所有人都合乎标准？”他情绪低落地说，“别忘了，上次节食以后，我得进两次门，别人才能发现我。我简直瘦得没样了。”

“你不照样活下来了吗？”妈妈说。只要事关营养学，妈妈就完全没有一点怜悯之心。“先别急，说不定我们现在的体重最合适呢。美国人大多比我们高大。我先算算再说，啊？”

爸爸只好递给她一个计算器说：“算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上帝呀，求求你，快显灵吧，让我们都瘦一些，尤其是妈妈，要比标准体重还瘦才好，最好我们大家都必须长胖才能赶上标准体重。我心里这么想。

妈妈上次的节食行动十分失败。每吃一次生菜，她的情绪就要低落一分。“我几乎什么都没吃，怎么体重还会增加呢？”她总是绝望地说。最后，我和夏蛙被逼无奈，只好夜里偷偷地把浴室的地秤调了一下，使她第二天早上的体重突然减了二公斤。妈妈的心情就像雨过天晴一样，好了。

但是，我们不能老调地秤呀，这不是办法。





忽然，妈妈摔了计算器，生气地叫着：“这个鬼东西，我怎么也打不开。谁帮我开一下呀？”

为了证明她确实努力了，她还让我们看她的大拇指指甲，“瞧，指甲都这样了，就是开不了。”

爸爸一看就乐了：“从技术的角度上看，亲爱的，你还在学前班呢。”

的确，妈妈简直完全不懂技术，但是，爸爸也用不着这么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嘛。

妈妈听爸爸这么说，立刻就急了。她站起来，双手握成拳头，捶打着自己的胸脯，两只脚在客厅里来回地跳，嘴也不闲着，大声地说着话，不过，我们听不清楚她说的是什么。奇怪的是，爸爸好像也传染上了，他跟在妈妈后面，全套动作照搬！

夏蛙悄悄地敲了敲自己的脑门。我们的父母有时候简直不可理解。不过，他们自己好像玩得很开心。

正当我们观赏爸爸妈妈的原始猴舞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从什么地方传了过来：“对不起，我打搅你们了吗？”

妈妈一听，立刻恢复了正常。爸爸花得时间长一些，因为他看不见。跳猴舞的时候，他头上顶着落地灯的灯罩！





老人院之谜

“对不起，我直接到你们的窗口来了。你们的门铃好像坏了。”有人在外面跟我们说话。

这时候，爸爸也知道家里来了客人。

“哦，是米勒先生，稀客呀！”爸爸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您快请进吧！”

客厅的窗户外面，站着我们的房东米勒先生，我们管他叫“米勒爷爷”。他住在老人院，我们本来应该常去看他，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们是这么约定的。

“真的不打搅你们吗？”米勒爷爷问。

“哪里哪里，”爸爸笑着说，“我们不过在练……练一种木桩舞，哈哈……”

“有意思。”米勒先生说着，居然直接爬上了窗台，“我以前也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。”

我觉得特酷。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老人家，居然会从窗户上爬进客厅。他的年龄可够老的，这一点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。他头上那几根稀稀拉拉的白头发，甚至盖不住耳朵上的助听器。他那眼睛，要不是靠着那两个厚得像玻璃杯底似的镜片，大概跟半个瞎子差不多。

“我本来想事先打电话给你们，”米勒先生抱歉地说，“但是，西沙等不及了，直往这边跑。我只好





紧跟着它。”

“哦，您太太也来了？”妈妈赶紧问他，“那快请她进来吧。”

米勒先生笑了，说：“不是我太太，我太太早就去世了。不过，西沙可比任何一位太太都厉害。齐姆特罗德先生，您相信我好了。西沙是我的狗。老人院破例，允许我带着它住在那儿。这不，它把我赶到这儿来了。”

夏蛙一听，马上蹦了起来：“哇！一条小狗！好可爱啊！我可以叫它进来吗？”她请求米勒先生。

“别吓着我们的猫。”我警告她说，“你忘了，前几天，一只鸡从它身边过，它都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们俩可以到外面去跟西沙玩嘛。”米勒先生对我们说，“你们的爸爸妈妈可以给我讲讲木桩舞，我想学一学呢。”他笑了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“我觉得米勒先生挺够味儿，”我们在外面跟西沙玩的时候，夏蛙说，“他对这个花园，一个字都没提。瞧，花园多乱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们的房东。”

“他刚才还从窗户那儿爬进客厅呢！”我也附和着说，“我们进屋吧，我估计，妈妈开始上蛋糕了。”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打开客厅的门，我听见妈妈这么说，“她下星期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坐。”





“谁下个星期要来？”夏蛙好奇地问，一边伸手拿了一块大理石蛋糕——一种黑白相间的蛋糕，黑色部分除了常见的成分以外，还加了可可粉。

妈妈严厉地瞪着她说：“夏娃·玛丽亚，请你用盘子和餐巾，行不行？注意别掉渣！”

我看见米勒先生悄悄地用脚尖把地上的蛋糕渣拨到一边，脸上顽皮地笑着。

“你们俩就是夏娃·玛丽亚和大卫。我自己没有孩子，很遗憾哪。我只有一个侄女，而且，就是这么个侄女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她叫萨曼塔·布罗斯麦尔，住在美国。她也是偶然知道，她在德国有一个姑父。她是我太太的哥哥的女儿。我太太和她哥哥兄妹俩早就不在了。”米勒先生有些难过地说。

“这下好了，萨曼塔到德国来了。她已经在旅馆住了四个星期。我刚才问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可不可以帮我照顾照顾她。”

“肯定没问题，”妈妈重复了一句，“米勒先生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”

我心里想，但愿这个布罗斯麦尔太太没有减肥瘾。

“我明天给您打电话，”米勒先生起身告辞，“约个时间。”他看了看窗户，笑了笑，然后，穿过客厅





通往阳台的大门，出去了。

关于标准体重和工作广告的事儿，暂时被忘到了一边。

“布罗斯麦尔太太！”爸爸加重口气说了一遍这个名字，“一听就是美国人。你们觉得，你们的英语应付得了吗？”

“我没问题，”夏蛙立刻宣称，“但是大卫够呛。”

可惜我的英语确实不怎么样，所以没法反击夏蛙。

但是，我可绝对不想在布罗斯麦尔太太面前丢脸。我决定临阵磨枪，赶紧背几个英语单词。我抽机会问学校的英语老师“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”和“您爱吃快餐吗？”用英语怎么说。我把这两句话整整齐齐地写在本子上。到时让夏蛙好好瞧瞧！布罗斯麦尔太太肯定也会吃惊的。

布罗斯麦尔太太准备星期三下午来我们家。米勒先生一再说，只是过来随便坐坐，认识认识。

整个星期二晚上，我都在背英语。八点钟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我拿起电话就说：“Hello, who is speaking?”（英语：你好，谁呀？）

我连着问了两句，对方才笑嘻嘻地问：“大卫，你怎么了？疯啦？是不是想得个一分呀？”

